

1964 年東京灣事件及其影響

黃詩雯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國際關係組碩士

一、前言

越戰結束至今已三十年，從美國開始介入中南半島事務之際，即有國內外學者對越南問題加以分析研究。越戰相關文獻，可以說汗牛充棟，不勝枚舉。但為何筆者在越戰已結束數十年、國內外眾多學者相繼研究越戰作品後，仍選擇越戰作為研究主題呢？基本上，雖然筆者選擇之主題為越戰時期的研究，但著重焦點乃是 1964 年的東京灣事件，更重要的是美國政府於 2004 年與 2005 年先後針對東京灣事件，將許多過去重要的機密檔案進行解密，使大眾能一窺四十年前歷史的真相。筆者相信，利用這些豐富的檔案資料，將能對國內沈寂已久的越戰研究帶來一絲生氣，更希望能鼓勵往後研究者，多利用珍貴的檔案進行研究。

近幾年由於美國政府將越戰時期機密檔案解密，有些國外學者便將美國在東京灣事件上的錯誤情報與美軍於 2003 年藉口發動伊拉克戰爭時之情報進行比較，發現兩者具有高度相似性。雖然筆者無法將研究範圍擴充，比較東京灣事件與 2003 年伊拉克戰爭之異同，但冀望未來對此議題有興趣者，能對此進行更廣泛的研究，也同時能反映出外交史與外交政策之間的緊密連結。

基於上述理由，本文希望能夠解答下列幾項問題並期望達成之目標為：

(1) 試圖從第一手史料來分析到底 1964 年 8 月 4 日，所謂北越襲擊美國軍艦的「第二次東京灣事件」有無發生。

(2) 說明東京灣事件對於越戰的重要性何在，是否直接造成越戰的升級。

二、1964 年東京灣事件

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由於冷戰的全球佈局而逐漸重視東南亞地區。在法國於 1954 年奠邊府之役被越盟擊敗、撤退後，美國便接替法國進入了中南半島，開始直接援助南越，避免其遭受共產黨的赤化。在 1954 年至 1964

年之間，美國以派遣「顧問」的方式援助南越，只有提供少數的戰鬥支援，但在東京灣決議案通過後半年多，美國正式派遣地面部隊介入越戰。

以下部分將先從美國和南越在東京灣附近所從事之活動談起，一項美國援助南越對抗北越的計畫，如何演變成為美國升高越戰局勢的起始，以及華府和北越方面對於該事件的看法為何。主要目的在分析東京灣事件到底有無發生，及其所造成之影響。

美國政府認為在8月2日至4日這三天期間，北越總共對位於東京灣的美軍驅逐艦發動了兩次攻擊事件，分別在8月2日及4日。第一次攻擊經過北越承認，確有其事；但第二次攻擊的真假卻撲朔迷離，難以判定。從事發當時到越戰結束的多年之後，對於第二次攻擊事件仍缺乏統一的說法。本文將主要焦點擺在8月4日的第二次攻擊，因其直接導致美國國會通過《東京灣決議案》，讓詹森總統獲得全權委任、得以在日後介入中南半島事務。若由此觀點來看，美國的政策與計畫將在其後幾年主導越戰之發展。

（一）東京灣事件之背景

探究引起越戰局勢升高的原因，最根本的源頭可追溯兩項南越及美國所從事的行動：34A 行動計畫（OPLAN 34A）和德索托巡邏計畫（DeSoto Patrol）。前者為美國所計畫，而由南越所執行的秘密行動；後者為美軍驅逐艦在北越附近海域所執行之巡邏任務。欲瞭解東京灣事件的發生，就必須先對美國的這兩項計畫有所認識，才能對攻擊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有所瞭解。

1. 34A 行動計畫（OPLAN 34A）

起因

甘迺迪總統時期，美國就開始制定在越南的秘密作戰行動，在甘迺迪被暗殺後不久，繼任的詹森總統指示對抗北越的活動盡可能加強，將過去的計畫進一步擴展。34A 行動計畫開始於1964年2月，是詹森總統依照國防部長麥納馬拉的建議下令執行。但早在1963年1月，參謀首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就派了一組人馬前往南越評估戰爭的進行，該小組建議「應該採取某些讓北越流血的行動」（羅伯·麥納馬拉1996：154）。5月份，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指派當時的美軍太平洋總部司令費爾特（Harry G. Felt），要他通知所有太平洋地區，包括越南的美國軍隊，設計一項由美國協助、南越進行的「打帶跑」

(hit and run)計畫，來對付北越。經過研究後，美國駐越軍援司令部(MACV)與中央情報局共同設計出「34A 行動計畫」。

這項計畫包含兩項行動：其一是利用船隻及飛機，將配備有無線電的南越情報員放在北越境內，在那進行地下活動及蒐集情報。其二，載著南越人或外籍傭兵的高速巡邏艇，以打帶跑的方式，在北越海岸或小島進行攻擊(羅伯·麥納瑪拉 1996:154)。此計畫的目的在於從小規模的騷擾到空中轟炸北越主要的設施或裝備，估計其損失將會造成北越無法維持穩定的經濟工業發展。

成效

雖然政府官員對於此秘密行動信心滿滿，但負責制定該計畫的人員卻不認為北越會因為任何秘密行動而放棄對南越、寮國進行滲透、顛覆的行動；北越反而會對每次行動進行反擊(Westmoreland 1980:141; Moïse 1996:5)。由1964年2月至5月進行第一階段的34A行動成果即可看出此言不假。這四個月的執行成效不彰，行程上列的33個行動，到6月1日時只有三分之一的任務完成。此秘密行動最後也造成北越決定將其正規軍投入到與南越的戰爭中(Prados 2004)。縱然華府瞭解此行動之成效實在有限，但仍繼續執行，主要原因在於此行動藉由提供南越武力，可以使美國堅決否認其直接介入(Blight and Lang 2005:88)；而且南越政府也認為這是一個花費相當低廉、又可以報復北越支援越共活動的騷擾活動。

雖然美國對外宣稱34A行動計畫完全是一項南越負責，登船前往北越襲擊的皆為南越軍人，美國只扮演協助的角色。但在制訂計畫時，南越並沒有被諮詢，甚至美國駐越南大使洛奇直到1964年1月才告知南越總統此項計畫；而且在執行行動所使用的魚雷艇，有六艘是從挪威所採購的船隻，另外兩艘是老舊的美國製魚雷艇。對於其性能，連美國官員都產生質疑，而且這兩艘船隻的加入也違反了此計畫中不能有美國設備、武器的規定。在1964年7月30日及8月3日的襲擊中，可能是剛好有美國船艦參與的兩次，在行動中引擎都有嚴重問題(Moïse 1996:12)。在學者普拉多斯(John Prados)的研究中，提到該次行動所攻擊的目標是由中央情報局所選定、由美國付款。唯一由南越負責的只有執行的突擊隊員，而他們還是由美國人所領導(2004)。學者摩伊斯(Edwin E. Moïse)認為將這項計畫描述成「一項由南越協助的美國計畫」更為恰當(1996:13)。

2. 德索托巡邏計畫 (DeSoto Patrol)

起因

自 1962 年 3 月份起，備有特別裝備的美國海軍開始指揮非慣例性的巡邏活動，稱為「德索托巡邏」，為信號情報蒐集計畫的代稱。這些在公海上執行勤務的艦艇，蒐集從蘇聯、中國、北韓等外圍共產國家，以及北越海岸基地所發出的無線電及雷達訊號，他們蒐集到資訊後提供美國軍方在對抗這些國家時的重要參考（羅伯·麥納瑪拉 1996：155）。由於所有的參與該項計畫的美國海軍均在越南以外作業，德索托巡邏是由太平洋總部所管制，美國駐越軍援司令部並不參與。「德索托巡邏」沿著西太平洋的亞洲國家進行，曾有兩次巡邏到達東京灣，分別是在 1962 年 12 月與 1963 年 4 月。但當「德索托巡邏」於 1964 年 1 月在東南亞進行時，其任務被第七艦隊指揮官加以延伸：要求越過平常巡邏的 20 浬¹界線，往前推進 12 浬；同時還被要求必須蒐集「所有來源的情報」，包括了拍照、水道測量、氣象資料（Hanyok 2000：5）。船隻在進入四周為北越海岸線所環繞的東京灣，驅逐艦逼近海岸使得岸置雷達的操作手開機，美國船隻運用精密的電子裝備，接受雷達發射的電波以標定北越雷達的位置（羅伯特·史丘欽格 2001：197），有了回應之後，美軍驅逐艦會將北越雷達的位置，提供給 34A 行動計畫襲擊海岸之用。

成效

1964 年真正在東京灣沿岸進行的第一次巡邏，是由「克雷格 (Craig) 號」驅逐艦執行任務，「德索托巡邏」的基地是在台灣基隆。第一次巡邏於 1964 年 2 月 28 日開始 (Moïse 1996：50)。其目的為蒐集北越海岸防衛資訊，以提供給 34A 行動計畫襲擊北越海岸之用。但由於北越對於「克雷格號」的行動早起疑心，使得這趟巡邏並無太大成效。

到 7 月 3 日，美國駐越軍援司令部表示在不久的將來 34A 行動計畫即將行動，要求儘快蒐集北越海岸防衛資訊。7 月 10 日，新上任的太平洋艦隊司令夏普便提出在 7 月底時進行新一輪的「德索托巡邏」，由美軍驅逐艦美達克斯號 (Maddox) 執行。雖然歐吉 (Herbert Ogier) 中校為美達克斯號的艦長，但此次行動是由第七艦隊所指派的赫裏克 (John J. Herrick) 上校來指揮。美達

¹ 1 浬等於 1852 公尺。

克斯號被要求不得靠近北越海岸 8 浬之內、島嶼 4 浬以內的距離。²

美達克斯號此次所被賦予的任務包括：1. 觀察具有嫌疑的舢舨船隊是否有運送游擊隊到南方去；2. 獲得航運及水道資料；3. 取得北越海軍情報。最後一點最為重要，因為在 1954 的日內瓦協定中規定越南民主共和國是禁止擁有海軍武力的，美國藉此行動可調查北越是否違反了此項規定；另外這也是使用信號情報（SIGINT）（信號情報是指：攔截敵方的信號，包括無線電竊聽或其他方式，所蒐集到的情報內容。）來偵測北越海軍活動的任務（National Cryptologic School 1986：43-50）。

3. 兩項行動之關連

美國政府在數年之後的官方立場仍認為它沒有在東京灣內進行任何升高北越與美國之間緊張衝突的海軍事務。麥納馬拉不只一次表示僅有少數幾人同時知道 34A 計畫與德索托巡邏計畫的存在，但兩者的決策過程是完全分離，只有極少數的高層官員同時負責兩項行動的計畫和詳細的時間表（羅伯·麥納瑪拉 1996：155）。他在 8 月 3 日第一次攻擊發生後，前往國會說明時有提到 34A 襲擊，但堅持此為南越海軍任務，美國完全沒干預。1964 年 8 月 6 日國會聽證會上麥納馬拉也持同樣論調，表示「如果有任何的南越行動，我們的海軍絕對沒有參與、沒有聯繫，也毫不知情」（U.S. Congress 1988：293）；1968 年的聽證會上麥納馬拉再次宣稱他的立場與 1964 年時相同。但很明顯麥納馬拉與五角大廈其他官員的證詞均為謊言。

當時擔任助理國防部長特助的埃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為日後將機密的「五角大廈文件」（The Pentagon Papers）交與多家媒體發表者，在他的回憶錄中表示，參議院外交及軍事委員會於 8 月 6 日所舉行的聽證會上，從國務卿到國防部長的高層官員所說的內容與他們實際所執行的完全不符。其中 34A 行動的細節這些高層官員都瞭如指掌，且均由他們批准。埃爾斯伯格認為由於這些行動的非法性和隱密性，及行動暴露與戰爭升級的危險性，使這些官員在提到相關問題時，就必須向參議院說謊（Ellsberg 2002：10）。

² 美國一直宣稱德索托巡邏是在公海上執行的任務，因為國務院未曾找到北越官方所宣布的領海範圍紀錄，美國官員便以過去法國統治印度支那時期所宣布的 3 浬為其領海範圍。美國表示，北越是到東京灣事件過後，1964 年 9 月 1 日才宣布其領海寬度為 12 浬。但美國軍艦在經過中國沿岸時都會保持至少 12 浬的距離；在北越沿岸的德索托巡邏為了引起北越海岸防禦雷達的警戒，以便窺視其防禦能力，為日後的空中或海上打擊做準備，所以美國才會需要如此靠近北越海岸線。

1964年1月，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決定新一系列於東京灣巡邏的德索托計畫。原本計畫是由雷德福號（Radford）來執行，此次任務被設計為替即將到來的34A行動計畫提供決定性的情報，使其在進行突襲行動時，能瞭解北越的能力。然而，雷德福號的任務因故取消，使得在1964年2月的前兩個禮拜，沒有干預34A行動計畫的任務（Marolda and Fitzgerald 1986：295）。雖然這次任務並未執行，卻為8月2日及4日的事件傳達了重要的訊息：北越是認為南越突襲隊的34A行動計畫與美國海軍驅逐艦所進行的德索托巡邏之間有所聯繫，才會發動東京灣的攻擊活動，這樣的推論也在之後的國會聽證會及媒體間被提出，表示德索托任務是在替34A行動計畫提供可用的情報蒐集。雖然麥納馬拉表示如此的推論並沒有確實根據，因為兩者間並無直接聯繫，也是由不同的單位所管理；但透過這次沒有執行的任務，可以實際瞭解兩項計畫間的確有所關連，北越的認識沒有錯。兩者行動可說是相輔相成，除了上述德索托巡邏替34A行動提供情報之外；34A行動之後，北越的海岸防禦系統也必定會全面啟動，此時德索托行動就可接收到海岸雷達信號，截獲北越軍隊之間的通信，以坐收漁翁之利。

（二）東京灣事件發生經過

在以下的文章中，必須先說明時間上的差別：信號情報中所使用的為祖魯時間（Zulu time，“Z”），也就是格林威治時間；東京灣當地的時區是屬於（Golf time，“G”），較格林威治時間晚了7小時；而華盛頓的時區是屬於東部標準時間（Eastern Standard Time，“EST”），比格林威治時間慢了5小時。也就是說，東京灣當地時間較華盛頓時間快了12小時。

1. 第一次攻擊事件，8月2日

事情的發生起自於1964年7月30至31日晚間，南越的突擊隊攻擊了北越中部位於東京灣沿岸的湄島（Hon Me）和紐島（Hon Ngu）。美達克斯號在7月28日從基隆港離開，在7月31日早晨接近越南沿岸，離南越的快速魚雷艇攻擊紐島與湄島隔了幾個小時，位於兩島的東南方130哩處。在此次34A行動攻擊北越兩島時，美達克斯號被要求待在它所屬的海域，不要靠近34A行動海域（National Cryptologic School 1986：43-50）。在7月31日早晨，當美達克斯號在進行沿岸巡邏時，指揮官赫裏克發現前一晚的突擊隊船隻往南方撤

退。

8月1日晚間11點多，位於菲律賓的海軍攔截基地（naval intercept site）報告了從北越海軍基地邊水（Ben Thuy）傳送給尚未確認船隻，可能是T-146號巡邏艇的電報，通知其「一旦接獲命令，決定今晚攻擊敵人」。美達克斯號在被攻擊前的12小時被告知這份攔截電報，艦長赫裏克隨後通知第七艦隊與太平洋總部司令他決定取消這次巡邏，並以10節（knots）³的速度向東方前進。但在所有基地密切監督北越行動情況下，8月1日整天北越並沒有對美達克斯號發動任何攻擊（Hanyok 2000：13）。雖然北越仍繼續追蹤驅逐艦的路線，由於並無攻擊行動，美達克斯號便在8月2日恢復在北越沿岸的巡邏活動。

2日早上，北越除繼續追蹤美達克斯號以形成威脅外，還派了P-4級的魚雷艇與汕頭級巡邏艇聚集在湄島附近。根據美國攔截基地的報告顯示南越船隻聚集於湄島是對美達克斯號發動攻擊的起始（Hanyok 2000：13）。國家安全局害怕對美達克斯號的攻擊即將發生，在2日東京灣時間上午10點發送一份緊急訊息給區域內相關單位告知有可能的攻擊事件，包括：太平洋艦隊總司令（CINCPACFLT）、美國駐越軍援司令部，以及第七艦隊的指揮官；但諷刺地是，美達克斯號本身並沒有列在收發名單上。

接近中午時分，在南越富牌（Phu Bai）的海軍信號情報團攔截到北越的汕頭級巡邏艇傳送給海軍基地的訊息，顯示已接收到命令對敵人發動攻擊；富牌基地人員趕緊將北越計畫的攻擊訊息傳送給相關指揮部，包括美達克斯號，並且指出另外有四艘船：T-142、T-146、T-166、T-135號船隻也加入追蹤「敵人」的行列。半個小時後，位於菲律賓的聖米格（San Miguel）基地也攔截到相同的訊息，表示北越再次傳達其訊息以確保接收無誤。此時，三艘魚雷艇已抵達湄島，隨後兩艘汕頭級巡邏艇也聚集在此。

北越海軍的正式紀錄顯示第三小隊奉命在下午1點50分攻擊美軍驅逐艦。事實上，這項命令被誤解了（Moïse 1996：73），北越海軍指揮官並沒有下達攻擊的命令，但根據1989年受訪的北越軍官表示，他們都認為指揮官會在美達克斯號前來巡邏的這幾天內進行攻擊；在發現美達克斯號根本不符合下午1點50分那項命令的所在位置、且瞭解到魚雷艇已準備好要進行打擊時，軍方曾發佈取消的命令，但這封該由T-146號船隻傳送的訊息，卻從未抵達。

東京灣時間下午2點左右，美達克斯號的雷達偵測到西北方有三艘北越P-4

³ 1節等於每小時1浬。

級的魚雷艇；經由信號情報獲知北越意圖攻擊的警告後，美達克斯號開始轉向，先朝東、後朝東南方前進，速度也由原先的 11 節增加到 25 節。當北越船隻發現美達克斯號的轉向後，他們發現自己處在不利的作戰位置，必須要比對方快 20 節的速度，才能達到發射魚雷的最理想位置。

下午 2 點 40 分左右，美達克斯號傳送一份訊息給太平洋地區的多位指揮官，告知其正被高速靠近並意圖以魚雷攻擊的船隻接近中。赫裏克表示必要時他會開火以進行自衛；他也同時要求距離美達克斯號約 280 哩的航空母艦提康迪拉格號（Ticonderoga）提供空中掩護。美軍下達命令，四艘由航空母艦起飛的飛機以及另一艘驅逐艦透納喬伊號（Turner Joy）皆接獲命令以最快速度前往美達克斯號所在地。

之後的 20 分鐘，追逐仍持續，北越船隻一步步地縮小與驅逐艦的距離。下午 3 點左右，赫裏克命令副艦長歐吉若發現有船隻靠近其超過一萬碼，⁴就立即開火。5 分鐘後，美達克斯號向共黨船隻開了三發警告其不得靠近的砲火。這項最初的行動並沒有被詹森政府所提起，因為他們堅信是北越船隻先開火的（Hanyok 2000：16）。數分鐘後，美達克斯號繼續發射砲火，雖然北越船隻也很努力攻擊，但似乎沒什麼效果；15 分鐘後，由提康迪拉格號出發的飛機抵達現場後，增加對北越的攻擊，造成北越一艘船沈、兩艘船隻受損；至於美達克斯號毫無損傷，只在船身上留下一個 14.5 毫米長的彈孔。

攻擊過後，三艘共黨船隻艱困地回到基地，原先由北越方面發佈被美軍擊沈的 T-339 號船隻，竟然奇蹟似的重新啟動引擎、緩慢的回到岸邊。然而，其他南越船隻並不知道 T-339 號發生什麼事，在之後幾天仍繼續發佈 T-339 號已經沈沒的報告（Hanyok 2000：17）。

下午 4 點 30 分，T-146 號接獲命令要幫助 135 分遣艦隊的 P-4 級船隻們回港；兩天之後，8 月 4 日的中午，T-146 號會向海防的基地回報這些船隻的受損情況：T-333 號被擊中三次，其水管與救生艇上都是彈痕、備用引擎被擊中、油壓過低，然而這樣的情況還是被評估為「輕微受損」。另一方面，T-336 號則被評估為「重度受損」，燃油被污染、甲板上的砲筒被破壞、船上至少有兩位傷兵。兩艘船的情況值得注意，這將在 8 月 4 日晚間的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

⁴ 約 9.14 公里。

事後發展

當消息傳回華盛頓後，對於攻擊的反應相當平靜，由於沒有美國人在這次事件中受傷，詹森總統決定將此事輕描淡寫，只送交一份嚴重聲明給北越，警告他們「任何針對美國軍隊的挑釁性軍事行動，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嚴重的後果』」（Ellsberg 2002：4）；並聲明「不論美達克斯號或其他驅逐艦，皆與任何直接攻擊北越島嶼的行動沒有關連」，這也是美國使用官方說法，針對 34A 與德索托巡邏行動進行區別，澄清美軍並無參與此秘密行動的首例（Andrade and Conboy 2005：26）。

雖然官方說法強調這兩件事絕對沒有關連性，但私底下，8 月 3 日麥納馬拉卻向詹森總統承認，美國在東京灣協助南越進行的秘密行動可能是激怒北越攻擊的主因。在同時面對右派人士升高軍事壓力與左派人士要求離開越南的兩面夾擊下，詹森與其幕僚私底下告知右派人士這項實情，避免他們公開向政府提出進行報復的口號；然而，在公開場合，政府強烈否認秘密行動，表示北越攻擊乃是無故發生的。⁵

在自由航行被視為德索托任務的官方理由下，發生此事件卻沒有進行任何報復，的確令人感到驚訝。但一些官方人士卻對此事件有不正確的看法：國防部長麥納馬拉提到是北越最先開火（Moïse 1996：88）；詹森政府估計錯誤，認為北越不會將 34A 行動計畫與美軍驅逐艦所執行的德索托計畫聯想在一起；華盛頓認為在北越發出攻擊命令，但事後又反悔的行徑看來，似乎河內對情勢已失去控制。麥納馬拉表示，此次攻擊很可能是由船隻指揮官或海岸指揮官所下達的命令。看來大家都想要緩和此次攻擊事件。在許多人都不想升高情勢時，駐越大使泰勒（Maxwell Taylor）卻認為這正是報復北越以提高南越士氣的大好時機（Blight and Lang 2005:88）。但這樣的建議未被採納。

但五角大廈也不想再發生相同事件，其計畫在此區增派更多美軍武力，包括在菲律賓部署空軍戰鬥機、派遣星座號（Constellation）航空母艦去增援提康迪拉格號航空母艦，而另一艘驅逐艦透納喬伊號則已派往該區援助美達克斯號。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宣佈兩艘驅逐艦的航行範圍，以不接近北越海岸線 8 哩、不接近其島嶼 4 哩為主；另外，夏普還直接與駐越軍援司令部確認下一次 34A 計畫的區域，以避免德索托下一次任務地帶與其重疊（Marolda and Fitzgerald 1986：421）。

⁵ 查閱自：<http://www.whitehousetapes.org/exhibits/tonkin/index.htm>

不少人懷疑政府的增援行動是試圖利用這些驅逐艦作為誘使北越發動另一次攻擊的餌；但「五角大廈文件」中表示這些行動是鑑於對美達克斯號第一次攻擊的「正當防禦措施」，在警告北越若北越重蹈覆轍，必將帶來可怕的後果。所以美國軍艦加入巡邏，所負的嚇阻作用可望大於挑釁作用（美國國防部 1971：72）。

8月3日詹森總統向公眾演說，談到（1）東京灣內的巡邏行動將會持續進行下去；（2）藉由增加另一艘驅逐艦參與巡邏任務來加強武力；（3）為驅逐艦提供空中支援；（4）並表示，若美國再遇到任何攻擊，將不只是擊退對方，而是會將其「摧毀」（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1964：20241）。

儘管北越升高警戒，且美國與南越對於在河內領海附近的海軍行動趨加敏感，但美國駐越軍援司令部仍制訂了兩次8月3至4日晚間的34A行動。美達克斯號與透納喬伊號在8月3日早晨也繼續前往巡邏基地待命，與新的34A行動相距約100哩。

與此同時，北越正在進行傷亡船隻的打撈行動。但到了3日中午，海防的海軍總部仍不知道受損的魚雷艇位於何處，要求前往打撈船隻查明後回報。但富牌的信號情報基地卻誤解了這項訊息，錯把這項打撈行動當成敵軍聚集。由此可看出此時情況的緊張程度；也同時顯示了富牌基地誤解河內意思的先例。

3日晚間，河內成功抵擋了另一次34A襲擊行動，其控訴兩艘驅逐艦也參與了此次襲擊。雖然北越不知道驅逐艦的確切位置，但其推論德索托的船隻也介入其中。華盛頓方面始終不認為北越會再次行動。美軍試圖闡明德索托巡邏與南越的秘密行動之間的差異性及非相關性，但北越打從一開始就不相信，因其皆遭受到威脅、兩項行動也都在差不多的時間在鄰近的海域上（Andrade and Conboy 2005：27），使北越產生合理的懷疑。

2. 第二次攻擊事件，8月4日

東京灣時間4日早上6點，兩艘驅逐艦往西朝向北越海岸前進，開始一天的巡邏行動；而北越也開始追蹤美軍船艦的位置。

下午6點15分，美達克斯號上的信號情報支隊接收到一份由富牌海軍信號情報基地傳來的訊息，說到「北越可能在8月4日晚間對德索托巡邏進行攻擊，詳細時間隨後送達」；25分鐘後，另一封訊息表示「北越海軍有可能立即計畫對付德索托任務」，並表示三艘船隻T-142號、T-146號、T-333號在下午4點

27 分時就已接獲通知，「準備在 8 月 4 日晚上進行軍事行動」。赫裏克艦長隨後通知了美軍太平洋總部及各指揮官，告知其訊息及驅逐艦所在位置。

東京灣時間晚上 8 點左右，德索托船隻接收到第一次雷達接觸（radar contact）。美達克斯號報告其雷達偵測到兩個水上不明目標（skunks, surface contacts），以及三個空中不明目標（bogies, air contacts）。水上不明目標位於兩艘船艦東北方約 40 至 45 哩處，距離北越海岸有 100 至 110 哩，較靠近海南島。至於空中不明目標常在驅逐艦雷達上消失，赫裏克艦長認為這可能是地形的反射，但可以推斷美達克斯號上的監視雷達仍然是「故障狀態」。

8 點 45 分，赫裏克回報表面接觸消失：它們從未靠近美達克斯號 27 哩以內；9 點 08 分，美達克斯號偵測到返回的目標物，起先認為是一艘船，但後來又覺得是一群排列緊密的船隻，這次僅離驅逐艦 15 哩，並以 30 節的速度向其航行。9 分鐘後，支援飛機前往雷達所偵測到船隻的區域，儘管飛行員可以清楚看到驅逐艦，卻表示並未看到任何在雷達上顯現的船隻（Moïse 1996: 123）。目標在 9 點 31 分時又消失不見。

晚間 9 點 34 分，發現了此次事件最重要的雷達偵測：美達克斯號的雷達螢幕突然出現一條船，位於驅逐艦東方僅 9800 碼，並以 40 節的速度朝船艦航行。透納喬伊號也偵測到另一個接近物體，雖然其方向、距離與速度都與美達克斯號所偵測到的不同，但在 Marolda 及 Fitzgerald 的著作中提到，美國海軍認為此目標與美達克斯號所偵測到的目標是相同的（1986: 429）。9 點 37 分，距離驅逐艦 6200 碼的目標物突然急速轉向南方，這樣的調遣被美達克斯號上的指揮中心認為這是發射魚雷後的轉向。根據學者韓約克（Robert J. Hanyok）的看法，若其真的有發射魚雷，也一定無法命中目標。因為照北越 P-4 級的魚雷發射射程是在 1000 碼之內才能命中的情況來看，若在超過 6000 碼以外發射，根本沒有機會打中任何目標（Moïse 1996: 71; Hanyok 2000: 22）。然而，透納喬伊號並沒有偵測到有魚雷，事實上，整個晚上其艦上的聲納系統都沒有偵測到任何魚雷；而美達克斯號的聲納系統當晚卻偵測到 22 枚魚雷的存在（National Cryptologic School 1986: 43-50）。

9 點 40 分，赫裏克通知太平洋艦隊總司令他已經開始對欲攻擊的魚雷艇開火，透納喬伊號也隨後跟進。但兩艘驅逐艦雷達所顯示的目標卻在幾分鐘後消失。但到了 10 點左右，有更多的目標物（contacts）出現在兩艘船艦的西方，此時展開此次行動中最猛烈的砲火攻擊，透納喬伊號發射了超過 300 發的砲

火，並躲過了超過兩打的魚雷。支援飛機再次前往指示地點，但傳回報告表示仍然未發現任何船隻。在經過約兩個小時的猛烈攻擊後，11 點 35 分，赫裏克報告有兩艘敵軍巡邏艇沈沒、一艘受損。

攻擊過後

值得注意的是，在兩艘驅逐艦的雷達上顯示的目標物，皆非持續性的追蹤。而僅是短暫的出現、移動，接著就消失了。有的目標在距離驅逐艦幾哩之外突然出現，停留一會兒後又消失；且這些出現在雷達的目標是來自四面八方。除了這些疑點之外，一位當時在透納喬伊號上的官員是這麼描述這些令人困惑的目標物，他說：「那些出現在雷達螢幕上的只不過是汙點罷了，我們只是透過猛烈攻擊，希望能找到什麼而已」（Hanyok 2000：23）。

赫裏克在攻擊過後也馬上發現到，聲納所接收到的魚雷數量共有 20 多枚，其數量等於北越所有魚雷艇的魚雷數量，很快產生懷疑。而且每艘北越魚雷艇僅能搭載兩枚魚雷，並無法海上重新裝填；也並無任何記錄顯示總共有 11 艘魚雷艇前來攻擊（National Cryptologic School 1986：43-50）。調查過後才發現原先聲納接收到的魚雷攻擊，在事後被確認為是由於兩艘驅逐艦高速轉向的結果。當其中一艘船艦轉向南行後，兩艘船艦的聲納室人員皆解釋為受到魚雷攻擊。四位在透納喬伊號上的船員認為他們在水中看到了「白色水紋」（white streak），於是驅逐艦開始進行多次轉向，以避免受到更多「魚雷」攻擊，但如此一來，將高速轉向推進器所產生的水渦誤認為魚雷，就使得美軍認為他們受到更多魚雷的夾攻。事發過後，赫裏克與其他官員才終於瞭解真相。

航空母艦提康迪拉格號傳達飛行員的報告，表示「並沒有看到任何船隻或是有別於透納喬伊號及美達克斯號以外的踪跡，兩艘驅逐艦的踪跡在 2000 至 3000 碼外就能看見」（Hanyok 2000：25）。

攻擊後一個小時，赫裏克將他受攻擊的事件寫成報告，傳送至華府及檀香山，他表示：「除了最初明顯的埋伏之外，整起事件存有許多疑點。詭異的天氣對雷達的影響以及過份緊張的聲納接收員導致許多回報。美達克斯號並沒有目擊任何具體目標。應該要等到隔天早上，派遣空中偵察機尋找殘骸後再做其他決定。」隔了半小時後，赫裏克又發了一封電報，對所找到的證據做出總結。有些證據顯示的確發生攻擊事件，而有些證據則顯示根本沒有發生攻擊事件。因此他最後的結論是「除了一開始，他們襲擊我們的意圖很明顯外，整個衝突

留有許多疑點，所以建議白天由飛機進行再次偵察。」（Ellsberg 2002：5）

但赫裏克的報告並未受到重視。當華盛頓在東部標準時間上午7點40分（東京灣時間晚間7點40分）收到攻擊警告通知時，事情就已在計畫中。東部標準時間9點25分，國防部長麥納馬拉通知詹森總統此次攻擊事件。在事發後三小時，華盛頓時間下午2點，詹森總統早已同意在8月4日晚間7點（東京灣時間8月5日上午7點）對北越海軍基地發動報復性攻擊；並在晚間11點半左右發表電視談話，告訴美國民眾北越在兩天之內竟然兩次攻擊「在公海上執行日常巡邏任務」⁶的美國軍艦；這是很明顯的、赤裸裸的侵略行為；遭受第二次攻擊的證據和第一次一樣，「毫無疑議」；美國無意挑起軍事衝突，為了避免類似事件再度發生，美國發動空襲，但並不想擴大戰爭範圍（Ellsberg 2002：7-8）。

華盛頓時間8月4日晚上10點多，美國海軍總共派出64架次的戰機，針對北越巡邏艇基地和油槽進行攻擊行動。麥納馬拉認為這次行動是「針對北越兩次疑似攻擊行動，所發起恰到好處的回應。」（羅伯·麥納瑪拉 1996：161）

（三）第二次東京灣事件之爭論

對於詹森總統為何這麼快速就同意對北越執行報復性攻擊，況且當時對是否真有攻擊事件還存有許多疑慮，很難有清楚的解釋。對於詹森的反應，許多學者有不同的解釋：韓約克認為當時詹森處於總統大選時期，若他對於報復產生遲疑或是拒絕報復，將會讓其對手—共和黨參議員高華德（Barry Goldwater），一個標準的鷹派人士，打贏這場選戰（Hanyok 2000：24）。摩伊斯也持類似觀點，雖然詹森比起高華德是較為和緩，但也不能在大眾面前表現出軟弱的態度（Moïse 1996：211-212）。還有一種說法是當詹森一開始得知北越有可能攻擊時，他便決定將此事件做為國會日後通過東京灣決議案的藉口（Moïse 1996：209）。不管詹森總統對於事件真實情況的瞭解如何，他都必須儘快確定是否進行空襲，因為許多疑點將很快就會在行政部門中傳開。

根據筆者所蒐集到關於東京灣事件的資料，在詳加閱讀之後，發現許多解密的美國官方解密檔案皆認為北越的確在1964年8月4日晚間攻擊美軍；但反觀學術界的研究，卻多數傾向否定該事件的發生。以下將所蒐集到的資料、自

⁶ 對於美國政府的這項說法，受到1968年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召開聽證會時議員們的注意。詹森會這麼說，是因為北越一直到1964年9月才正式宣佈其領海為12浬，在此之前，政府高層官員認為，美國並無違反自己所認定3浬的領海界線。基於此，美國認定其軍艦的航行是位於公海。

身見解，加以整理分析後，進行比較分析：

1. 學者研究

在許多機密檔案尚未解密前，學者發現 8 月 4 日東京灣事件值得懷疑之處包括：（1）赫裏克艦長本身的懷疑、（2）惡劣的天氣導致錯誤的聲納解讀、（3）飛行員的報告。但其中並未包含當時尚未解密的信號情報。大量的信號情報一直要等到 2005 年 11 月底及 2006 年 5 月底，才由美國國家安全局解密，至此才能藉由這些第一手史料瞭解事實真相。

除了上述史料外，配合美國國家安全局的歷史學者韓約克、任教於美國克雷蒙森大學（Clemson University）的摩伊斯、為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美國國家安全文獻主持越南文獻計畫的資深研究員普拉多斯及其他學者，利用所有與東京灣事件相關的信號情報，包括從最初北越船隻接獲命令準備採取軍事行動，到事件過後的報告。下列將重要的疑點歸納成五項（Hanyok 2000：26-40）：

第一項是關於第一次攻擊的訊息。第一次提到「攻擊」字眼的訊息，是在 8 月 4 日晚間 6 點 15 分紀錄，提到「北越海軍有可能計畫對付德索托巡邏任務」。稍後在 6 點 40 分，富牌基地傳送第二份報告，說明更多細節：「T-146 號、T-333 號將與 T-142 號一起發動軍事行動」。第二份報告存在兩個問題。第一點，這份報告，不像 8 月 2 日的攻擊訊息一樣清楚提到「敵軍」，或是任何有關德索托巡邏的字眼，富牌基地人員在收到第一份訊息後，就認定其後攔截到的訊息也都是要對付德索托巡邏任務。然而，也不是每個看過第二份攔截的人都會這麼想。第二點，解碼人員將越文的 *hanh quan* 譯為「軍事行動」，但這個字在越文有三種意思，可能是強迫、長行軍或是移動。所以在航海中，應該是指 T-142 號與 T-333 號共同航行。東京灣時間晚間 9 點 40 分，就在赫裏克艦長下令開火的同時，富牌基地攔截到另一份訊息，表示北越魚雷艇 T-333 號與 T-336 號，正準備被拖往海防或是其他就近港口。這份訊息的重要性在於，顯示出 T-333 號根本無法自行移動，更不用說要攻擊美軍了。

事實上，搶救上述兩艘魚雷艇的工作，已經花掉河內海軍 8 月 4 晚間到 5 日大多數的時間。T-142 號一直在報告搶救船隻的情況；T-146 號則一直忙於護航、搶救其他船隻的工作。在東京灣時間 8 月 5 日凌晨 1 點 30 分，菲律賓聖米格海軍監視基地攔截北越訊息表示，T-142 號向海防報告 T-146 號已在 8 月 5

日凌晨 1 點將兩艘魚雷艇搶救完畢。由此可以看出，第二份報告中的每一艘船除了搜救工作外，並無從事任何攻擊。

從常理判斷，要是河內對 8 月 2 日的第一次襲擊有回應的話，沒有理由不對第二次襲擊不加以反擊。但從史料與北越官方說法卻發現並非如此。當北越從美國官方政策中得知美達克斯號將增強軍備，而北越在 8 月 2 日的戰鬥後僅存一艘魚雷艇、魚雷也還未準備好的情況下，可以想像北越是不會將沒有擊沈驅逐艦能力之巡邏船派去對付美軍。在 1997 年一場國際會議上，當時越南國防部長武元甲（Vo Nguyen Giap）回顧過去情況，表示 2 日的攻擊是由地區海軍指揮官下令，非河內領導人；而 4 日並無安排任何突襲部隊（Prados 2004）。

對於這份訊息，位於菲律賓的聖米格海軍攔截基地同樣也翻譯了這段訊息，只不過卻得出相當不同的結論。聖米格所翻譯的內容為「T-146 號替 T-333 號補充燃料，以便與 T-142 號一起行動」(2/Q/VHN/T128-64 041838Z August 1964.)。但不幸的是，因為聖米格基地的層級較低，無法即時通報。一直要等到美軍攻擊結束後兩個小時才傳達到。

既然瞭解了當時據報的幾艘北越船隻皆無參與攻擊美軍的行動，那到底由誰發動攻擊？除了這份攔截並錯誤譯碼之外，就沒有其他攔截提到任何攻擊美軍的行動。事實上根本沒有出現像 8 月 2 日第一次攻擊前所截獲的訊息，清楚表示要攻打美軍。在事發過後，國家安全局發佈一份東京灣情勢的報告，在報告的最後提到：「雖然最初訊息指出 T-142 號、T-146 號及 T-333 號會參與攻擊事件，但隨後的訊息卻表示沒有任何一艘船參與。美達克斯號回報說其所受到的攻擊是來自其東北方的廣義（Quang Khe）海軍基地，所以該區的船隻可能才是發動攻擊者。」（3/O/VHN/R01-64，August 5，1964）但國安局這樣的指控，根本就是增添錯誤，因為在廣義海軍基地的都是未配備魚雷的汕頭級巡邏艇，無法發動攻擊。所有能發射魚雷的 P-4 級魚雷艇所在位置都遠於國安局所指認之處。韓約克指出，國安局這樣的說法，只不過是在替富牌基地相互矛盾的報告找台階下罷了（Hanyok 2000：29）。

韓約克另外指出一項之前罕為人知的事實，在 8 月 4 晚間到 5 日，在美軍驅逐艦正在向目標物開火時，34A 計畫也同時正沿著北越海岸線進行中。華府官員從未提起過這件事；麥納馬拉在 1968 年 2 月的參議院聽證會中宣稱 4 日之前最後一次的 34A 行動是在 3 日晚間到 4 日凌晨之間執行。所以他認為，華盛頓之所以隱瞞這件事實是因為若這件事曝光，將會削弱華府宣稱當天晚上沒有

其他挑釁河內的動作之說法（Hanyok 2000：30）。

第二項證據是，缺乏攻擊行動所需具備的指揮（Command）、控制（Control）、通信（Communication）及情報（Intelligence）系統。⁷回頭看8月2日的攻擊，有由海防及另一港口傳達給汕頭級巡邏艇的通信、傳達追蹤美軍的消息、以及使用雷達偵測；但檢視8月4日的攻擊，卻發現竟然沒有任何一項要素存在。

4日一整天所攔截到的北越訊息皆是有關搶救兩艘魚雷艇的行動，以及對德索托巡邏的位置追蹤。韓約克認為，僅靠北越追蹤美軍驅逐艦的位置報告，就斷定其計畫攻擊美軍，這樣的推斷是不正確的。他表示，北越的追蹤是斷斷續續的，並且北越船隻的追蹤在4日中午就已結束（Hanyok 2000：32）。反觀2日在攻擊之前，由北越海軍指揮官傳送的是指令及追蹤的報導；但上述訊息在4日的攻擊中都沒有出現。為了要得到更多證據支援北越的攻擊，國安局在6日要求美達克斯號上的德索托任務小組（Naval Security Group, NSG）提供能夠證明北越在8月4日攻擊美軍的證據。但結果顯示沒有任何摩斯密碼的攔截能夠證明北越在當天發動攻擊；也沒有任何聲音攔截（Hanyok 2000：31）。另外，美軍在4日攻擊中也沒有發現任何北越雷達啟動的情況，試想，在一個低雲層覆蓋、敵軍超過100哩距離的黑夜裡，不使用雷達，僅靠五小時前的敵軍位置，如何進行攻擊？

在美軍信號情報並沒有攔截到任何有關攻擊的訊息下，可以說8月4日晚間，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第三項證據為1968年當麥納馬拉到國會聽證會說明時，他拿出了一份他認為足以證明東京灣事件確實發生過的證據——一份美達克斯號在攻擊過後所攔截到的訊息，由所蒐集到的信號情報所寫成的「事後報告」（after-action report）。根據麥納馬拉的說法，這份高度機密、無缺失的情報來源報告傳達了四項重要訊息：（1）告知美軍驅逐艦的位置；（2）北越正在準備汕頭級巡邏艇及一艘魚雷快艇，來攻擊美國的驅逐艦；（3）由汕頭級巡邏艇傳回的訊息，表示一架美軍軍機落下，及一艘驅逐艦受損；（4）在攻擊結束的同時，這份資料接著表示北越在這次攻擊中損失了兩艘船及兩架美軍軍機（Prados 2004；National Cryptologic School 1986：43-50）。

經過檢驗後，這份報告具有以下疑點：（1）這份「事後報告」不像第一次

⁷ 簡稱 C3I 系統。

攻擊後，在 8 月 3 日所攔截到的內容，沒有提到任何參與的船隻或單位，只說道「兩個『犧牲』，……其他的沒事」；（2）關於聖米格基地原先攔截到的重要訊息「我們犧牲了兩艘船，但其他的沒事」的翻譯有問題。不知何故，未經解碼的越文版本消失無蹤，但之所以知道翻譯有問題，是因為國安局最後並沒有採納最初的版本。反而採用的是在 8 月 4 日東京灣時間晚上 10 點 50 分所攔截到的第二份訊息，表示「我們朝兩架飛機射擊，至少一架受損。我們犧牲了兩位夥伴，但大家都很勇敢及瞭解我們的義務」（2/Q/VHN/R39-64，041646Z August 1964）。（3）關於國安局所攔截及記錄的時間也有問題。記載的時間是東京灣時間 4 日晚上 10 點 42 分，距離兩艘驅逐艦開火的時間只有一個小時。這份「事後報告」在攻擊過後的 8 分鐘就被美軍譯碼完成。就技術層面來看，根本不可能。也代表這份攔截幾乎可以確定不是指第二次攻擊，而指的是兩天前的攻擊事件。根據韓約克推測，這份報告極有可能是在兩艘驅逐艦根本未開火前就已完成了（Hanyok 2000：35）。（4）關於越軍傷亡攔截訊息的翻譯，是最麻煩的部分。由上述可以瞭解，最原始的越文版本和聖米格所翻譯的最初文件，無法找到。

第四項證據為許多政府部門，包括中央情報局、國務院及五角大廈的高階官員，都不相信麥納馬拉所公佈北越攻擊的證據，這些人包括中情局副局長克萊恩（Ray S. Cline）、美國陸軍軍事行動副參謀長帕爾瑪將軍（Bruce Palmer Jr.）、國務院負責情報與遠東事務的埃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及白宮幕僚長海格（Alexander Haig）等。除了這些人之外，還有更清楚的人證、物證。8 月 2 日的攻擊事件中有位船員撿起一枚北越所發射的未爆彈彈殼作為紀念品、許多美達克斯號的船員也都確認有目擊到至少三枚魚雷；然而，在 4 日的攻擊中，沒有任何具體的目擊證據。雖然透納喬伊號上的船員說有看到北越船艦駕駛艙的燈光、探照燈，也表示擊沈敵軍，但當第七艦隊指揮官在 5 日早晨要求兩艘驅逐艦在附近海域尋找漂浮的殘骸時，並無發現任何船隻殘骸或敵軍屍體。當時由提康迪拉格號所派出的飛行員史托戴爾（James B. Stockdale）事後也回憶道「除了我們自己的砲火外再也沒有其他的了，沒有魚雷艇、沒有火燒船。」（Stockdale 1988：B7）

最後一項韓約克所提出來的為北越方面的表態。8 月 6 日，北越的海軍單位傳送一份之前與美軍進行戰鬥的報告。其中摘要了 8 月 2 日的攻擊事件、也說明 8 月 5 日海、空軍摧毀美戰機的數量。但就是沒有提到 8 月 4 日的事件。

若要說是北越不好意思闡述傷亡結果，這樣的論點也說不通，因為在 2 日及 5 日的攻擊中，北越傷亡也很嚴重。最可能的情况就是：4 日根本沒有所謂的攻擊事件（Hanyok 2000：40）。

在檢驗信號情報之後，學者韓約克提出三個論點：（1）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官員譯碼錯誤，卻不曾糾正。他們可能馬上就發現事情並非最初所翻譯的那樣，但卻選擇繼續隱瞞下去；（2）竄改攔截通信內容的時間；（3）故意選擇性的引用情報內容。

2. 官方態度

支援北越攻擊者

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夏普在華盛頓時間 4 日下午 2 點，在與赫里克指揮官通訊過後，向五角大廈說明「重新檢驗事件當時所報導的接觸與魚雷，現在看來非常值得懷疑」，因為當天受到惡劣天氣、太過緊張的聲納接收人員，以及缺乏目擊證據，使真實情況難以判斷（Hanyok 2000：24-25）。但麥納馬拉告訴夏普，必須在真正確定美國軍艦的確遭受攻擊後，才能執行報復性攻擊。在經過一連串的电话詢問確認後，兩個小時後，夏普轉為確信第二次攻擊「有可能」的確發生過。當麥納馬拉問起此次事件的最新消息時，夏普答道：「事情的真相有些疑問……顯然事情是由單純的埋伏開始」、「魚雷的數目可能沒有先前報告的那樣多」，但他表示透納喬伊號聲稱擊中了三艘北越艦艇，其中一艘還沈了；美達克斯號則說擊沈了一兩艘船（羅伯·麥納瑪拉 1996：160）。在多重確認下，使夏普認為沒有發生任何攻擊的可能性極低。

麥納馬拉與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在 4 日晚間 5 點開會評估此次攻擊的證據，最後他們決定相信攻擊事件的確發生，表示有五項重要證據支援此論點：（1）透納喬依號曾被自動武器攻擊的火光所照亮；（2）有一艘驅逐艦曾看見北越船艦駕駛艙的燈光；（3）兩架飛過當地的美國戰機曾被高射砲射擊；（4）攔截到的一份電報中，提到北越兩艘船其中之一被擊沈；（5）太平洋總部司令夏普堅信有發生攻擊事件（羅伯·麥納瑪拉 1996：158；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98）。

由於對第二次攻擊的質疑，1968 年 2 月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再次舉行聽證會，麥納馬拉提出更多證據以證明第二次攻擊確實發生，除了上述五點證明之外，還包括一份事發前沒多久的高度機密情報報告顯示，北越海軍企圖要以兩

艘汕頭級巡邏艇和一艘魚雷艇攻擊兩艘驅逐艦；驅逐艦傳回的報告中，雷達顯示他們正被高速船艦尾隨；報告顯示即將有場攻擊要開始；情報報告顯示北越海軍回報他們正在進行戰鬥；驅逐艦回報敵軍至少有兩艘船沈沒（U.S. Congress 1968：18）。

在一份解密檔案中，隸屬國務院的情報研究局（Bureau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R）即表示1964年8月4日在東京灣內真的有發生戰事（Howells, Avery, and Greene 2004），這份由情報研究局於1969年所主持的越南情勢分析（自1961年至1968年）於2004年5月解密。其中關於東京灣事件的情報蒐集有幾個部分，在談到1963年11月到1965年3月的政策制訂時，情報研究局雖認為河內一點都不願意妥協，且對能戰勝南越抱持很大的信心，雖有證據顯示北越正在準備可能的攻擊行動，情報研究局也估計，北越願意冒著美國升高在戰爭中的角色的危險來採取必要行動，但該單位仍然相信北越還是應該會避免挑釁，以免遭受美國轟炸作為報復。所以情報研究局對於北越在8月份於東京灣所採取的行動感到十分吃驚。他們提出河內再次攻擊的原因可能是覺得若不繼續打擊美軍行動，將會被視為軟弱、屈服於美國壓力的懦夫。

在這份檔案的備忘錄中，還有一份在1967年11月完成的報告，是在事發三年後，為回應國會對於第二次攻擊的關切、要調查官員說法的正確與否，情報研究局被要求更進一步說明該事件。在這份備忘錄中，情報研究局再次強調北越在8月4日晚間故意追捕及試圖攻擊德索托巡邏。而這次北越魚雷艇位置位於更外海，顯示這是事先計畫好攻擊的一個重要證據，因為沒有魚雷艇能夠在這麼遠的距離進行秘密行動（Howells, Avery, and Greene 2004）。另外也強調聲納系統有偵測到魚雷，「事後報告」也支援有發射魚雷的結論。

另外，在美國海軍部在1986年所出版的越戰叢書第二冊《從軍事援助到戰鬥：1959-1965》（*The United States Navy and the Vietnam Conflict, Vol. II: From Military Assistance to Combat, 1959-1965*）中也同意第二次東京灣事件的確發生，書中舉出的證據包括（Marolda and Fitzgerald 1986：442-443）：美達克斯號的艦長與指揮官在8月6日所提出的報告中又轉為相信船艦確實遭到敵人攻擊、在事後幾週內由第七艦隊所派出的代表和國防部組成的小組所進行的調查，也都支持攻擊確實發生的結果。

由上述史料可顯示，美國官方在東京灣事件發生的數年後，仍然支援北越的確發動攻擊的說法。而此種說法也受到一些政府官員的贊同，包括當時的國

防部長麥納馬拉，在其回憶錄中雖然表示「1964年8月2日北越巡邏艇攻擊美國驅逐艦的事件的確發生；但8月4日東京灣攻擊事件可能是謊報，但仍無法確定。」（羅伯·麥納瑪拉 1996：153）

質疑北越攻擊者

在一本2005年所出版介紹麥納馬拉生平重要決定的書《戰爭迷霧》(*The Fog of War: Lessons from the Life of Robert S. McNamara*)中，可發現四十多年後，麥納馬拉對於第二次東京灣事件的發生抱持更加不確定的語氣，在多處甚至明白表明，北越根本沒發動攻擊。麥納馬拉表示：「等到事件發生後我們才發現所做的判斷是錯的，根本沒發生過。但8月2日的判斷是正確的，的確遭受攻擊。所以我們錯了一次，也對了一次。」(Blight and Lang 2005：87)

連詹森總統自己在事件發生幾天之後也同樣表示懷疑，他告訴副國務卿波爾(George Ball)說：「這些愚笨的海軍只不過是在射擊海裡的飛魚罷了！」(Bal 1983：379)但並沒有證據顯示詹森總統在8月4日下令報復性攻擊時存在上述的疑慮。

雖然大多數詹森政府的高層官員皆相信8月4日的攻擊事件，但國會「海軍調查委員會」仍將充滿疑點的事件交由外交委員會，針對此事件進行許多調查，包括在1964年8月6日及1968年2月分別舉行過聽證會，要求相關人士出面說明，也調閱許多文件來檢查。

綜合學界與官方對於第二次攻擊的說法，加上擁有美國解密的政府檔案，可發現支持事件發生的官員似乎只得到相當有限的信號情報資料，使他們做出如此判斷。在檢視所有相關證據後，可以說，8月4日並沒有發生北越的攻擊事件。

三、東京灣事件的結果和影響

在一些描寫越戰的史書中都提到，不論有無東京灣事件的發生，美國最後也會採取相同的手段—派兵直接介入越戰，這樣的說法其實並沒有錯。從上述美國高級官員對第二次東京灣事件的態度來看，顯示出華盛頓利用此一事件，作為原本就打算升高越南衝突局勢的一項證據。在5月份，詹森政府已經開始考慮要馬上打擊北越，除了因為南越逐漸悲觀的情勢外，共黨武力在寮國中部也突然提升。在面對中情局悲觀的評估及諸位參謀強力的推薦，總統要求國務

院和國防部準備一項對抗北越的政治軍事聯合計畫。於是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威廉彭岱（William P. Bundy），擬定了「三十天計畫」，以全面轟炸北越為結局；另外，國務院還起草一份計畫，尋求國會通過在中南半島擴充軍事活動，此計畫就是東京灣決議案的前身（羅伯·麥納瑪拉 1996：144）。但因為當時擔任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的泰勒將軍建議在秋天前發動軍事行動，也得到其他官員認同後，才決定在 9 月，參議院通過民權法案後，再將決議案送交國會。但北越對美國艦艇進行攻擊，才讓美國政府覺得戰事有逐漸白熱化的趨勢，這樣心態使高層官員相信，決議案可以牽制河內不友善的動作，總統也可能受此心態影響，使他以為決議案可以適時表達堅定的立場（羅伯·麥納瑪拉 1996：167）。

當時美國人民對於越戰並無太大的興趣，詹森總統個人對於民權法案的通過與年底的總統大選也較其他外交政策著重得多。儘管如此，越戰仍持續地在進行著。要如何讓美國人民支持政府未來可能較為積極的越南政策的同時，又不會使外交政策凌駕國內政策的重要性，東京灣事件的出現等於是解決此一難題的最佳答案。美國以並非主動的挑釁，而是在受到北越連續兩次攻擊後，被迫予以還擊；雖然無美軍傷亡，但已足夠使得民心支持總統，使詹森在未來適當時機執行更積極的政策。

但有說法表示，其實美國早就知道北越會攻擊在東京灣沿岸巡邏的美軍，卻不加以避免，目的就是要以此為藉口，升高越戰的局勢。從詹森總統與麥納馬拉在華盛頓時間 8 月 4 日上午 9 點 43 分的談話中也可嗅出端倪。兩人的對話可以看出麥納馬拉早知道美軍驅逐艦即將遭受攻擊，隨後所談論的話題轉為他們該採行何種報復行動（Prados 2003：193）。一小時後，當麥納馬拉得知攻擊已經開始時，他早已準備好許多選擇方案了。在北越發動攻擊的訊息傳回華府不到六小時內，展開報復行動的正式執行命令就已經傳到檀香山，但此時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夏普卻還未回報有關這次攻擊的細節，也還未確定攻擊事件的確發生，但在兩個半小時後，飛機將從航空母艦上起飛進行轟炸行動（美國國防部 1971：75）。8 月 5 日早上，國家安全顧問彭岱（McGeorge Bundy）在白宮官員會議中表示：「第一次攻擊，我們有充分證據；但第二次攻擊，今天的證據比昨天還來得少。因為有些相關連的片段和資訊被重複計算和誤解了。……但當我們新進的同事問到，我們是否需要國會的決議案時，這件事不應該被想得那麼嚴重」。從彭岱的觀點，他歡迎這次事件成為決議案正當化的助

力，也是總統希望這麼做的（Prados 2004）。

以現在所擁有的大量資訊來檢視四十多年前發生的東京灣事件，以求還原歷史真相，對外交史研究來說是個能夠釐清史實的機會。但在越戰已經結束幾十年的情況下，或許真的去探究 1964 年 8 月 4 日在東京灣有無發生攻擊事件並非整個戰爭中最關鍵的要素；也無法判斷詹森政府是故意欺騙，或是肇因於錯誤訊息。如同上述所提及，就算沒有東京灣事件，美國派兵越南只是遲早的事；東京灣所牽涉的基本問題或許不是欺騙，而是如麥納馬拉所說的，問題在於事後誤用東京灣決議案所賦予的權力。在北越曾經攻擊美軍的行動中，為什麼偏要挑選這樣一個充滿疑點的事件作為升高戰爭的關鍵？就目前所擁有的史料來看，決策當局挑選此事件的原因，我們可能永遠無法得知。

四、結論

在探討東京灣事件與美國越南政策間的聯繫時，與其說東京灣事件直接對美國越南政策造成影響，倒不如說此事件讓人們對於美國介入越戰的觀感產生了變化；當國內人民普遍對北越偷襲的舉動群情激憤時、對美國在越南的角色產生認同時，政策的推動就相對容易得多。北越的襲擊對政府與美國公眾心理的影響非常大。雖然日後人們對詹森的越南政策多有批評，但至少在 1964 年當時，美國人民對詹森總統的支持率在事件過後大增，這就足以讓詹森較無後顧之憂地執行之後的越南政策。

從協助的角色到親身參與，美國越南政策的轉變歷經無數次的高層會議與複雜的決策過程，本文僅探討 1964 東京灣事件在越戰中的影響為何。茲就前面小節對東京灣事件的研究，歸納出以下數點：

(1) 雖然過去許多官方文件提出證據表示 8 月 4 日的確發生了北越第二次攻擊的事件，但在分析美國官方在 2005 年 11 月份、2006 年 5 月份所解密的檔案及學者研究後，對於 8 月 4 日東京灣事件究竟有無發生，可以得出三項研究結果：a. 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官員在第一時間譯碼錯誤，卻不曾糾正。他們可能馬上就發現事情並非最初所翻譯的那樣，但卻選擇繼續隱瞞下去；b. 竄改攔截通信內容的時間；c. 故意選擇性的引用情報內容。也就是說，並沒有所謂第二次攻擊美軍驅逐艦的行動發生。

(2) 雖然透過信號情報，可以證明第二次東京灣事件並無發生，但在 8 月 4 日當天，在接獲從東京灣所傳回的攻擊訊息到詹森總統宣佈對北越進行報

復性轟炸這段時間，自總統到其幕僚經歷數小時的聯繫確認，使美國官方在當時確信北越的確發動了該次攻擊事件，迫使美國做出反擊。

(3) 東京灣事件最主要的影響在於使美國民心產生變化，人民對美國在越南的角色產生認同，進而使政策推動更為容易；可說是美國越南政策改變的催化劑，間接地改變美國之後的越南政策。

(4) 東京灣決議案提前於 8 月向國會提出，在魯斯克、麥納馬拉及總統本人的保證之下，國會並未將其視為對北越宣戰的決議案，而是視為支持詹森總統的方式。決議案事後成為詹森政府擴大戰事的依據，乃是議員們當初始料未及之事。

(5) 河內在東京灣事件後瞭解美國有意直接對北越發動攻擊，使其也加速升高戰事的準備。

過去研究越戰的學者大多認為詹森政府故意欺騙國會議員及美國大眾，使大家相信的確發生了 8 月 4 日的攻擊事件。但從最新解密的檔案及最近學者研究中發現，第一線面對敵人的美國軍人在發現事有蹊蹺之後，仍選擇繼續隱瞞，使總統及幕僚在發動報復攻擊時相信的確發生了攻擊事件。過去總認為對東京灣事件的真偽應該是由詹森總統及其幕僚負責，是美國「故意製造」事件，以尋求國會及人民的支持。但藉由本項研究發現，在華府的官員，只能被動的接受由第一線官兵所傳回來的消息，在無法親自獲得確切的情報之下，他們必須選擇相信下屬所回報的事情經過。

對詹森總統及其幕僚來說，在 1964 年做出派兵越南的決定是有利的，因為當時美國人民與媒體對越戰的瞭解未深，且一般民眾對東京灣事件的瞭解多為北越兩度突襲在公海上巡邏的美軍船艦，這樣的襲擊在經過報紙大肆報導後，使得人民傾向支持總統的決定。東京灣事件使行政部門提前向國會提出決議案，也因為此事件，使國會決議案以幾乎全數通過的票數支持總統在越南的政策，不僅使之前行政部門的政策討論得以落實，也替之後的增兵埋下了伏筆，也讓越戰進入一個影響甚鉅的階段。

參考書目

• 中文

羅伯·麥納瑪拉 (Robert McNamara)。1996。《戰之罪：麥納瑪拉越戰回顧》
(In retrospect: the tragedy and lessons of Vietnam, 李芬芳、汪仲譯)。
台北：智庫文化。

羅伯特·史丘欽格 (Robert D. Schulzinger)。2001。《鏖鬥的年代：1941-1975
年間的美越關係》(The time for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41-1975, 席代岳譯)。台北：麥田。

聯合報。1971。《美國國防報告書》(The Pentagon Papers, 紐約時報、華盛頓
郵報、洛杉磯時報原載, 聯合報摘譯) 台北：聯合報。

• 英文

(1) 官方出版品

Howells, W. Dean and Dorothy Avery and Fred Greene. 2004. Vietnam in
1961-1968 As Interpreted in INR's Production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 121). [http://www.gwu.edu/
~nsarchiv/NSAEBB/NSAEBB121/index.htm](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21/index.htm)

Joint Resolution of Congress H.J. RES 1145. 1964.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August 24.

Prados, John, ed. 2004. The Gulf of Tonkin Incident, 40 Years Later: Flawed
Intelligence and the Decision for War in Vietnam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 132). [http://www.gwu.edu/
~nsarchiv/NSAEBB/NSAEBB132/index.htm](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32/index.htm)

U.S. Congress (88th Congress, 2nd Session)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1988.
*Executive Sessions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Historical
Series, v. XVI*.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S. Congress (90th Congress, 1st Session)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1967.
Background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Southeast Asia and Vietnam (3d Revised
Edition).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U.S. Congress (90th Congress, 2nd Session)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1968. *The Gulf of Tonkin, the 1964 Incidents*.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U.S. Congress,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1985.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Roles and Relationships, Part II, 1961-1964*.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9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bbr FRUS), 1961-1963, Vol. II Vietnam 1962*.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9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bbr FRUS), 1964-1968, Vol. XXX*.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1963. *Vietnam*. August 28. JFKL: Roger Hilsman Papers, Country Series, box 4, folder: Vietnam: White House Meetings 8/26/63-8/29/63, State Department Memcons.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1971. *The Pentagon Papers*. Boston: Beacon Press.
- (2) 專書
- Andrade, Dale and Kenneth Conboy. 2005. The Secret Side of the Tonkin Gulf Incident. In Gilbert Morales, ed.,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Vietnam War*. New York: Rosen Pub. Group.
- Ball, George W. 1983. *The Past Has Another Patter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 Blight, James G. and Janet M. Lang. 2005. *The Fog of War: Lessons from the Life of Robert S. McNamara*.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 Ellsberg, Daniel. 2002. *Secrets: A Memoir of Vietnam and the Pentagon Papers*. New York: Penguin Putnam Inc.
- Fall, Bernard B. 1963. *The Two Viet-Nams: 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nalysis*. New York: Praeger.

Marolda, Edward J. and Oscar P. Fitzgerald. 1986. *The United States Navy and the Vietnam Conflict, Vol II: From Military Assistance to Combat, 1959-1965*. Washington, D.C.: Naval Historical Center.

Mattehews, Lloyd and Dale Brown, eds. 1987. *Assessing the Vietnam War*. New York: Pergamon-Brassey.

McNamara, Robert, James Blight and Robert Brigham, eds. 1999. *Argument Without End: In Search of Answers to the Vietnam Traged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Moïse, Edwin E. 1996. *Tonkin Gulf and the Escalation of the Vietnam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Moss, George and Paul Conway. 1991. *A Vietnam Reader: Sources and Essays*. N.J.: Prentice Hall.

Prados, John, ed. 2003. *The White House Tape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Rotter, Andrew J. 1987. *The Path to Vietnam: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Commitment to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chulzinger, John. 1997. *A Time for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41-197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期刊雜誌

Fall, Bernard B. 1962. Power and Pressure Groups in North Vietnam. *The China Quarterly*, 9: 37-46.

Hanyok, Robert J. 2001. Skunks, Bogies, Silent Hounds, and the Flying Fish: The Gulf of Tonkin Mystery, 2-4 August 1964. *Cryptologic Quarterly*, 2: 1-55.

(4) 報紙

Stockdale, Admiral James B. 1988. Another Gulf, Other Blips on a Screen.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7.

(5) 網路檢索

林登·詹森圖書館。 <http://www.lbjlib.utexas.edu/>

美國克雷蒙森大學：摩伊斯 (Edwin E. Moïse) 教授編錄之越戰參考書目。
<http://www.clemson.edu/>

美國聖軛山學院：費拉羅（Vincent Ferraro）教授編錄之美國越南政策網頁。

<http://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vietnam.htm>

美國國家安全局。http://www.nsa.gov/home_html.cfm

美國國務院外交關係電子文獻。

http://www.state.gov/www/about_state/history/vol_i/255_308.html

威爾遜國際學術中心：冷戰國際史計畫。

http://wilsoncenter.org/index.cfm?topic_id=1409&fuseaction=topics.home

紐約時報。<http://www.nytimes.com/>

喬治華盛頓大學：國家安全文獻。<http://www.gwu.edu/~nsarchiv/>

維吉尼亞大學米勒研究中心：白宮錄音帶。<http://www.whitehousetapes.org/>

維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Main_Page

德州理工大學：越南計畫。<http://www.vietnam.ttu.edu/index.htm>